

汾東地區（即汾河以東，其中包括浮山、翼城、襄陵、臨汾、曲沃、洪洞、安澤等縣），自一九四一年中條山戰役中央軍潰敗退走後，陷於敵手，當時我決死隊和八路軍一部，爲援助友軍作戰，星夜趕赴太岳南部，始得拖住敵寇鋒銳，掩護友軍殘部安全西渡，並進而粉碎敵寇向同蒲路東側伸張的企圖，從敵寇手中統治區躍下，光復了汾東廣大地區，汾東人民，得以重見天日。三年以來，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所部六十一軍，雖曾一度勾結敵人，向我挑釁磨擦，但我汾汾東各階層人民，始終團結不攏，閻氏陰謀未逞。汾東人民在中共領導之下，建立了三三制衡民政權，組織與武裝了廣大人民，實行了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政策，各階層的團結空前增強，人民生活日趨改善；迄今汾東已完全成爲一塊鞏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南可威脅中條山敵寇，西可腰截同蒲綫，北則破壞臨屯公路，成爲晉南日寇的眼中釘。

不幸今年一月二十八日，關氏在與日寇協商妥當之後，突然命令其六十一軍從該軍駐紮數年之汾西地區，向我汾東地區大舉進攻，並聲言「討叛」（指次死隊）。「討奸」（指八路軍），「收復失地」（指從抗日軍手中奪取敵人收復失地）。我爲顧全大局，避免內戰，一面用書信及經過地方紳士，向該軍懇切規勸，一面忍讓撤退，冀其悔悟，六個月來，始終未將該軍勾結敵人殘害人民的滔天罪惡公佈於世，所以然者，深望閻氏及該軍或能回心轉意，以免親痛仇快。無如我雖再三痛切規勸，步步退讓，而該軍高懸將領仍然執迷不悔，勾結敵人荼毒同胞之罪行，反變本加厲。爲使國人明瞭事件真相起見，茲將經過發表如次：

本年一月，住在翼城日寇附近之六十一軍汾東辦事處，即放出謠言，聲稱「六十一軍收復失地來了」，「凡與「奸」「匪」勾結的人員，都將獲得雞犬不留」，藉以威脅羣衆，造成恐慌情勢。

二月八日，該軍不顧我方忍讓撤退

始向淳、覽、蕨、臨交界之塔兒山地區「掃蕩」，反復「清剿」一星期，將我軍密切合作之友軍張顯棟部包圍敵滅。○二十八日，覽、浮敵入又被出「增加二十輛汽車清剿塔兒山」之謠言，企圖威脅我軍主力退出塔兒山，營六十一軍廓清道路。

當時我軍對上述謠言，並未介意，不料竟於一月二十八日，由第二戰區總參贊楊澄源及六十一軍軍長葉培瓚親率所部第四十八師、第六十九師、第七十師及五區專署保五團、保九團與全部縣區政權人員，經過敵入指定之史村橋、襄陵橋（均係敵人據點），渡過汾河，向我大舉進犯；所到之處，搜捕抗日人員，摧殘我區村政權及抗日民兵，大肆搶掠、抓丁、綁架工事，聲勢洶洶。當時我軍因顧全團結抗戰大局，不願箕首相照，使日寇漁人得利，遂未還擊。經過土紳民衆給該軍送信，勸其制止進攻；同時我軍議出塔兒山、二峯山至四孔山以東一帶長達百餘里之障地，以求避免衝突。

閏部六十一軍進入浮南以後，其主

謂爲有梗可乘，以第六十九師、四十八師兩師之衆，位置於縱橫三十里之正面，背敵向我四孔山以東之趙城、合鹿一綫猛攻，企圖一鼓殲滅我軍主力。此時我軍被迫只得自衛，激戰兩日，始將其擊退，但未決死。敵役結束後，乘放回俘虜之便，我次隊政治委員薄一波同志，曾親領楊總參贊，勸其顧全大局，避免內戰，一切讓路，均可和平磋商，萬勿使日寇乘機得利。但楊氏及該軍不值置之不理，反於二月十八日及六十九師之二零五團、二零七團兩部，再度向我合鹿障地進攻，於是我軍又被迫抗擊，雙方傷亡百餘人。此外，四十八師之第二團兩部，於同日進入天境里敵據地，指揮所部，向我十里原、古羅一帶地區進攻，均被我擊退。

閩氏令六十一軍東渡後，爲時不足半月，向我作大規模之進攻即達四次，我方始終堅持團結抗戰方針，薄委員、孫旅長曾再度出勸楊總參贊及葉軍長，又經過我放回之被俘軍官，向楊、葉面勸。

但六十一軍高級將領，始終執迷不悟，一面下令浮南部隊，加緊向我修築

職倭工事，並大肆擄掠，以備固守；另
二方面築增城及四十八師師長，於三月
二十日，親赴臨汾與日寇開會，要求日
寇直接配合向我浮山、安澤地真進犯，
並簽訂「各部隊對日本軍之協定書」，該
書將在飛門中繳獲之該「協定書」（該
協定書由複寫紙寫成）原文，譯表如下

(一) 爲免除互相之磨擦，協定各部隊之勢力範圍，在該地盤內之土地盤。(二) 設哨警戒，以防共匪之襲擊陣地，並報告之地點及其數目，據各部隊之報告，以日本軍決定之。(四) 標案陣地所需之日期，遵照日本軍之指示，排除萬難，須在該期日內完成之。(五) 關於各部隊服裝之統一，連絡族改裝，另行協議之。(六) 各部隊協同日本軍從事討伐期間之經費，概不發給，但以討伐之成果，而加以相當之報酬。(七) 報酬方法，以現金或武器、彈藥，其時間以雙方之協定，由日本軍決定之。(八) 討伐之時，或者因有其他特殊理由，須要補給武器彈藥之時，亦可補給之。(九) 將來於日本軍討伐或因有其他理由，須要各部隊之兵員之時，即刻供出所需要之兵員。(十) 不論在何時何地，誓必遵照日本軍之指示，對於命令絕對服從之。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自此次會議以後，六十一軍即開始和日寇配合，統一指揮，經反向我進攻。

八師全部、二十五師兩個團，並以四合浮山城敵人二百餘人，向我浮山以北及臨洪地區大舉進攻，先後佔領我史壁、杜村、左村等地，而敵軍則在該軍之側翼，反覆向我李家堡、唐葛、米家

垣防州進攻達七日之久，以掩護四十八師建築備壘。

四月二十六日，六十一軍又以七十一師全部及六十九師兩個團，附山砲一門，由樂增瓊親自指揮，分三路向我米家垣防地包圍進攻，而浮山敵軍百餘名亦於同日沿浮山（與該軍會合）四十里嶺公路進至灣子鎮，與該軍會合。

五月三日，敵軍將王村車站佔領，六

十一軍，當時該軍四十八師參謀長親率一個營接防，佔領鎮後，敵人始撤退。敵臨走時，六十一軍整隊歡送。五月二十五日，六十一軍聯合敵人五百餘人向我進攻，一路由浮山破舊陣地進攻，一路由舊鎮（安澤南）破舊陣地進攻，向我後方舊鎮進攻。四十八師全營及七十二師一個團，則分三路向我高村、王村堡、霍家堡進攻。五月三十日，日寇又從臨汾、洪洞、趙城、靈石、霍縣等處，抽調四百餘人，由洪洞出發，增至韓略（敵據點），與四十八師第一團配合，向我楊家村、上寨地區進攻。六月一、二兩日，日寇，四十八師老嶺，三十一奔襲老嶺，同日，日寇八師第三團則配合日寇，向太平村及李家莊以西我軍進犯。四十八師之第二團，則向我直村進犯。另外，日寇十二師之二一四團，於同日亦配合湖山日寇百餘名，進至柏村。各路進犯之敵，頑，均被我分路擊退，斃傷敵寇百餘人。六月四日，浮山日寇三百餘，爲報復我軍計，配合七十二師之二一四團，襲擊王村堡、崔村我軍。六十一軍不僅和敵寇公開配合進攻，而且經常與敵寇保持密切的情報聯絡。四月二十五日，我軍捉獲四十八師第一團的一個通訊員，該通訊員是奉命給韓略日寇送信的，他的身上藏有兩封信，其中一封寫道：

「韓略部隊指揮官傅鑒：逕啓者，茲因本部在太平村駐紮，而楊

家掌、孔豁、里開、樹地等村，不
聊生，共爲叛黨活動，以致民營不
我營方，茲爲澈底肅清，特將該部
家掌一部，完請責軍不時聯系，適時
予以協助，俾早日消滅該叛軍爲荷

十日 太平村部隊指揮官楊慶四月
一團本部圖章)有陸軍四十八師第
另一封是給韓略日寇的通報，寫道

「通報(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
十五日八時十分及太平村司令部)
軍時常向(略)敵部因我
於十九日以前進駐楊家營，獲
敵部不時派部，向安子、柏樹
嶺、武家莊、南北掛地一帶清剿游
擊隊，希勿誤會。(四)貴軍所得
情況如何?希常聯系，並將目下所
得情況告知爲荷!右通報韓略駐軍
司令官。太平駐軍司令部官啓」

我軍又於五月二十日，捉獲古縣
人給左村八師部部的日文通報一
份，茲譯成中文如下：

「情報通報。昭和十九年五月
二十一日。古縣警備隊長給左村警
備隊長。(指閭部六十一軍駐左村
部隊。)(一)二十五團在草嶺
嶺小樂村，其一部在店子與東直附
近;(二)五十七團主力，在李莊
附近，一部在五十敏垣附近;(三)
五十四團在白廟、莊石一帶;
(四)安澤游擊隊，在花車村與三合
村附近;(五)洪洞游擊隊，主力
在東鑿里，一部在南北掛地附近活
動;(六)聯絡項目如後。三十八
團如果要在北、五十四團活動狀
況不明，請偵察並通報。三、五
月六日，東直附近戰鬥狀況如何?

自通報爲盼！」
十一軍以一月以上的兵力，配合敵寇，向我大舉進攻者達八次之多（一團以下的進攻尙未計算在內）。但當時正當中的原戰事發生，我軍爲配合正面作戰，再三忍讓，繼續釋放俘虜，仍以友軍之說，懇勸其擺脫日寇魔掌，但完全無效。又據最近投向我軍之六十一軍某軍官稱：

六月十七日，第二戰區第十九軍（晉綏軍）六十八師四個團（二零一、二零二、二零三、二零四）亦奉命東渡，進抵浮南，聲稱增援六十一軍，以戰事緊張之時，閻錫山氏身為戰區長官，向八路軍、決死隊進攻。際此正當湘豫反，不但制止六十一軍通敵反共罪行，以後，派該軍擴大內戰。故自六月旬，共向該軍進攻，更張，與敵寇配合，共師全部在浮（山）北及臨（汾）洪（洞）安（澤）地區各個村，搶收新麥，衣服所到之處，掘地三尺，翻箱倒櫃，衣庫手破足均洗劫一空；富戶逃逃，貧戶東逃西竄，造成抗拒一空；以汾東人民的浩劫。

五個月來，雖經我再三忍讓，但六十一軍勾敵害民、反共叛國的罪行，有加無已。當此正面戰局十分緊急之際，六十一軍居然成為日寇的別動隊。

六十一軍辦事處駐紮汾李家衝，敵中代旅團司令對門亦設有一軍招待處，變成日寇「掃蕩」太岳抗日根據地的前哨。最近仍在陰謀策劃，協同敵寇，繼續向我進迫。我全體軍民，莫不痛心焦灼，而汾南人民，則扶老攜幼，紛紛向急一波而奔人民，我抗日政府請願，要求保衛家鄉，保衛身家性命。深望閻錫山氏命令六十一軍懸崖勒馬，翻然悔悟，停止禍殃民行，高統帥將為國家民族之幸。同時，我最高統帥，實為委員長，對於此種行為，何處置，亦深地注意。

（新華社太行十三日電）

田園荒蕪乞丐遍地

現解放區內各村已生氣勃勃

新華社濟海十四日電；記者隨軍進入諸縣東邊區，目睹在李逆四五年殘暴統治以後，人民面黃肌瘦，田野上亂草叢生，看不到一個鋤地的人，和根據地內大生產運動蓬勃開展的情況相比，真是有天地之別。無窮盡的苛捐雜稅，逼着人民逃荒流亡，僞推點王家灘附近的郭家橋、董家灘、陳家村等居民都逃亡一空，房屋，田野，爲狐狼野鬼所佔有。乞丐遍地都是，骨瘦如柴，其狀甚慘。據統計，僅諸城第七鄉一個區，就有乞丐四千九百四十三人；勝水鄉一個鄉，有乞丐一千六百多人；蔡家村一莊，有九百十六戶，這真是飽佔區內的特色。李逆爲統治人民，除有「保甲制」、「連坐法」等等之外，對於乞丐也要登記，發給「乞

巧証」，每天用完後交保長保存，否則連討飯的自由都沒有。同時每領一證，要交鴛鈔二元，可見人民的慘重，雖貧無立錐之乞巧，都不能免。對於人民的抗日反漢奸活動，銅匪極嚴，李逆部隊經常抬着鋼刀行軍，時時準備屠殺人民。李逆部下僞二團長劉鈞，由於殺人有功，被李逆讚爲「勇將」，人民叫他「活閻王」。上次我軍連續打擊李逆部隊，群眾都含著祈禱，「天爺打得好。」在我軍剛到達的前十天，泊兒嶺的李逆部隊還活埋了一個婦女，就因爲他說了一句「你不做好事，惡有惡報，將來八路軍來了，有你好看的！」李逆在邊區南北不足百里東西約二百餘里之地，修築據點三十餘處，砲樓三百餘個，大部均由敵混成第五旅團工程技師所指導，建築一個據點，費時有達四年之久者。兩城僞據點被我軍佔領後，當時黨衆告記者，此據點自去年十月開始修築，每天要民夫一千五百人，迄今整整十個月，費人工達四十五萬工之巨；其中民夫因天然、因飢餓、因鞭打而死的，即有十五六人。在我軍將到的幾天內，泊兒嶺民夫被迫作工，因天然勞作過度而死者有十多人。這是造成民夫死亡的主要原因。

我軍到達新地區，每過一地，民自動送水、送茶，親熱如一家人。某次戰鬥後，我軍轉移行動，某村村民自動把我傷兵送到部隊來。敵人第一次增援李逆進入高落時，附近村莊的老大娘就對我軍報告說：「同志們呀，東洋鬼子來了！」北海票已在上大批流通。二十九日，犍牛場（新收復的據點）逢集，群眾都搶着雲北海票，不要錢鈔，他們說：「這個票子吃得開，到西邊（指我路北根據地）買糧食，一塊頂兩塊。」十八日，我軍佔領王家灣後，村民把敵人掩藏起來的大批海魚，送給我軍吃。當晚，該村自動打響鼓召開村大會議，請我軍同志講話。會上我們同志說：「上次我們來了，你們好些人跑了，現在又都回來了，還會跑嗎？」全村民眾哄然大笑，說：「再不會了。」我軍同志宣佈專署佈告，減免今年上半年田賦與下半年給養時，大家都異口同聲說：「那真是好。」會上又一致決議，連夜拔除據點。至次日清晨，全部砲樓都在群眾憤怒的鑼子鐵頭下摧毀了。我軍又一部進佔兩城時，群眾成群在這旁歡呼：「八路軍萬歲！」現在解放區內各村生氣勃勃，田間已經有不少辛勤鋤地的人了。